

『護園随筆』テキスト

【凡例】

○底本

荻生徂徠『護園随筆』、正徳四年刊（個人蔵）

〔奥付〕

正徳四甲午歳孟春吉 旦

江戸日本橋南壹町目 出雲寺 和泉

植村文華堂

京都書林

開版

澤田麗澤堂

○表記

- 一・旧字体は新字体に基本的に改めた。
- 一・句読点は底本に基本的に従ったが、部分的に改めた箇所がある。
- 一・割注（二行書）は、□に記した。
- 一・明確な誤字については丸括弧で正しいと思われる字を示した。
- 一・返り点については入力していない。

○その他

安藤東野「護園随筆序」と文戒は翻刻しておらず、『護園随筆』本文のみのデータとなっている。

○入力者

于昊甬 洪信慧 堀本大貴

※本稿は、科研費・基盤（B）近世随筆の領域横断的研究（課題番号 23K21910・代表者・川平敏文）による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。

一 僧玄光洩勃中、載客有以仏法未來中国之前、人死或甦、而未嘗夢見其所謂閻羅十王者問於玄光。光輒答之、辟則僻邑無医之地、愚樸之氓、食董而死、而人不識其為毒、謂為偶然。及良医來指示其孰為良孰毒也、始識其為毒中。廼以祖考時、未嘗有所謂良毒而疑医之妄、豈理乎。人或難其解。是無難也。以実況虚、愈信其虚。以虚況虚、則当瞭然。嘗有一神巫來吾邑。邑方其未來民莫有不夢者、而無嬰其心。及神巫為之嗽說其凶吉、又為之祈禳、然後民始騷然、唯夢吉凶是問。吉而不徵、則謂有所衝散。凶而不徵、則益信神巫之為神、而祈禳之糴山積。不信者曰、未嘗有巫時、夢無吉凶。信者曰、吉凶之徵如日。而以昔之時、夢未識其吉凶、而疑巫之欺人、豈理乎。是則可以為仏法之類已。故其言曰、仏法大海、信為能入。若董殺人、黄精寿人、則吾儒之喻也。

一 洩勃中、或又以後世天竺不出高僧為疑、則答以西僧大法宝王如來者。殊不知所謂西僧、即吐番君長也。吐番在唐時獷甚。後奉仏法、漸變其獷為慤。俗慤故也。奉仏法之至、君僧而服事之。亦俗慤故也。元明世、遂因其俗、封以国師帝師法王如來仏等号、不一而足。亦有以種種淫戲、飾以仏法、蠱惑天子者。而彼乍見西字、則輒謂天竺高僧、以為誇詡具。是其護法一念一勝、而未暇深考也。亡論其瞽史籍。彼法中亦所未嘗称述。可以見焉。倘謂西皆天竺、則大西・西学・西儒、皆指天主教及其人与其国者、亦当援人仏法邪。

一 浮屠每日護法、曰伝法。法之須護而可伝、是其与吾儒不同也。吾儒之道、謂親義別叙信。而与斯民偕存。尚何須護、而又何伝之有。

一 予惡仏法而不惡僧。人或以是騰謗。然以予觀之、有師有徒、恩義之相結、有章服有管轄、礼法之相維、安居、美美食、欣然相視、藹然相接、吾未嘗見其与斯民殊也。試求其所謂清浄無欲、三衣一鉢、頭陀為行、忍辱為心者、則千百万人之中、吾亦未嘗見一人之能行焉。是何在其為仏法中人也。皆吾儒中人也。段使有能行其教者、其苦行、何可不敬乎。而況無之乎。故予以謂方今之世、惡仏法以及僧者過矣。

一 人之在斯世、有所知之有所不知之。有所知之人事是也。有所不知之、凡天之所為、死生寿夭、貴賤禍福、是也。段如農之於畎畝、春耕夏耘、無所不用其力、是人之所知而能也。而其年之豐儉、獲之多少、猶有不可得而知而不可奈何者存焉。是所謂天也。士尚義、民尚利。故務事之當為、以俟不可知之天者、士君子之心也。為事之當為、而猶冀於不可知之天、忒於不可知之天、而不能務事之當為者、民之心也。俟与冀忒之雖殊、尚義尚利之不同、而其不能知於所可知者、則一焉耳。唯古聖人、有所大知之、而能推其可知、以合於不可知者。於是作

為卜筮・祈禳之法、以稽民之疑、以勸民之惰、而利於民、不害於士君子。以其所尚在義故也。世教一壞、卜筮巫祝不復隸於官。而後弘法乘其所不可知之者以入於民之心、牢結於數千歲之久、而不可得解者、無它也。其所尚存利而与蚩蚩之心同也。士君子苟能務事之所當為而不回心於所不可知者、則地獄天堂之說何害也。但民之蚩蚩、在明則祈福、在冥則祈冥之福、而未嘗見其能發彼所謂菩提心、以行其清淨無欲慈悲忍辱者。則雖曰弘法、要之亦古卜筮祈禳之遺也。吾觀於卜筮祝之列乎周官、廼知倘使聖人生於今世必有以裁之、而不必如周唐二武及近世備土二侯之為也。觀於古卜筮祈禳皆傳道義、廼知聖人所以裁之之道也。

一 周官有哲族氏・翦氏・赤友氏・蠲氏・壺涿氏・庭氏類。後儒吳艸廬輩、皆疑其不經、非周公旧矣。以予觀之、是必古洪荒世、以此得民心者子孫。世守其先世之業弗替、以至周代。故周公不得不存此、以列於六官之屬也。觀於伏羲首出之君、而其開物首務、独在教卜筮教嫁娶教畋獵以驅禽獸、其它食藥衣服宮室等要務、廼待農黃出世、而後漸舉。又觀於重黎分釐人鬼、伯益烈山沢、驅猛獸竜蛇、皆為當世大政、掌以大臣者、是何与後世人情太相逕廷哉。大氏上古、民極醇樸、智慧未開、百爾器械未作、以一裸虫而処乎角牙蹄翼狴狴相爭之中、是其所苦可知已。當其時有一智慧人、能祛民所疾苦、則民之群聚而奉事之、以君長其邑、而古人忠厚、不忘其基業所自、一如周昉后稷、而礼有藉田、詩有豳風、雖百世不敢廢者。故農黃唐虞以來、皆命之世守、奉其旧職、周公亦循古以存之爾。柳宗元論封建、而謂周代諸侯、皆洪荒世、自然有君長、而其後世互相吞併、至周時僅存八百。又左伝、某侯主某祀者、皆可以見聖人循旧之政、古人忠厚之俗也。蓋聖人之道、便王者之道。王者之道、非大心者、安能得窺乎。自仲尼之不得其位也。其平生与門弟子所講論、率多自脩之言、及後大儒君子、亦多詳内而略外、則流風所弊、後學者陋隘之見、徒謂聖人適与人意不殊、而王者之道、与天地同其流者、鮮能識之矣。善哉晦菴先生曰、周礼一書、皆從广大心中流出。予又由是而知所以処仏老者也。

一 予家世業医。故頗悉医事。凡諸痰癖疝癰積聚、皆氣血津液凝結以成者。方其未癰、或可瞑眩以藥、猶視其元氣如何。況其癰之久也、雖良医不能拔而去之。祇庸医必欲除之。尽力以攻之。病去而人斃。如仏老者、亦国之積聚癰疾也。故疾視仏老如寇讎者、不知積聚疝癰、本為氣血津液、人身至宝者也。良医必有以処之。聖人之於仏老、亦必有以処之。医書有曰、有食積痰者、不食積旬月、脾胃賴其養以存。是又陳眉公大養濟院之說也。

一 人有病寒者。非汗不差。故雖神医、不能謂汗人身津液而愛之。故鼎革之際、血流漂鹵、有不可深疑者。又聖人聽訟猶人也。豈必保其精明称神君哉。与其秋毫洞察、法罪曲蔽、無裨大体、孰若不免少有輕重、而可以立万世之大防乎。雖然、此非大心者不能及。又難与不仁者語。

一 西京時、有大体語。大好。

一大心与粗心別。大心字，出荀子韓詩外傳。又春秋時，宋有樂大心。則知古有此語。而後世渺講及者。張子正蒙中，廼有大心篇。

一世稍有知識者，不信輪迴。唯患者而後信之。然其信之也，亦不能如信夫食之可充飢、衣之可禦寒、而身命之可重、王法之可畏焉。若能信彼如此，則必能清淨無欲、慈悲忍辱、三衣一鉢、頭陀為行、一如彼教所言者不憾也。然世莫有一人之能行之者，則愚者之信，亦与疑半矣。是何故也。為其未嘗目見之也。為其未嘗目見之而疑信半也、雖知者亦然。是以知者之知無輪迴者，亦不能如知夫水火之可溺可焚、而衣食之可禦飢渴也。故予則謂、知者之不信、愚者之信，其要歸一矣。必也務其所可知而不忒於其所不可知者，而後可謂聖人之徒焉耳。雖然，此豈全不用其知、而敦信聖人之言而已哉。亦有所大知之也。辟則幼子畏夜，大人則否。今日壁有虎，則幼子信而大人否。雖大人，豈能必夫夜庭無物与壁無虎乎。亦有所大知之也。故其有所大知之、能如大人不畏夜与壁虎、此之謂知天。故死生鬼神之說、難為中人以下道。

一 近歲伊藤仁齋先生者，非天地開闢之說，有曰此想像之見耳。天地之前，天地之先，誰見而誰傳之邪。若世有人生於天地未闢之前，得寿数百万億載，目擊親見傳之後人，互相傳授，以至于今日，則誠真也。然而世無有生於天地未闢之前之人，又無得寿数百万億載之人，則凡諸言天地開闢之說者，皆不經之甚也。所謂清者升為天，濁者降為地，及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為天地之一終始，天開於子，地闢於丑，人生於寅等說，皆漢儒、犴聞讖緯諸書，迂怪不經之故說，以附會耳。夫四方上下曰宇，古往今來曰宙。知六合之無窮，則知古今之無窮。今日之天地，即万古之天地。万古之天地，即今日之天地。何有終始。何有開闢。此說一出，人皆喜其直截痛快。以予觀之，猶有未尽矣。仁齋若謂六合之外，天地始終，措而勿論，則可也。而以想像譏之，則所謂知六合之無窮者，亦豈非想像邪。予請又以嚮者畏夜壁虎之喻明之。雖大人亦未能必夫夜庭無物与壁無虎，則其謂必有必無者，皆不免於想像矣。黑暗不見，壁中不可必皆付諸不知可也。直截痛快，豈有甚焉。雖然，不有所大知之，則亦何貴於大人哉。必以目未嘗見而譏為想像，則跬步之外，不可得而行焉。是亦何貴於學哉。故邵朱諸先生皆有所大知之者也。浮屠輩，明言仏生於天地未闢之前，得寿数百亿萬載。目擊親見其成住壞空者，傳之後人，互相傳授，以至于今日者。彼以何不信之也。彼亦有所大知之也。故徒以所不目見而譏為想像，与世以其說為直截痛快者。充其類，則亦幼子畏夜信壁虎者類已。

一 朱子有知当然之理知所以然之理等語。所謂知所以然之理者，即吾所謂有所大知之者也。但所以二字世多誤會。但以為緣故之義。此固有緣故之義者。又有不然者。如論語視其所以，是也。故註曰以為也。然此非正訓。為自為、以自以、容混合。以其難言，故不得已，以此訓之耳。段如以麴釀酒、以薪煖酒、可以見之。謂麴為所以、是緣故之義。謂薪為所以、豈緣故之義、故概以緣故說所以者，不識字義者也。仁齋以朱子陰陽非道，所以陰陽者是道為非、而日聖人之所以論天者，至此而極矣。可知自此以上，更無道理、更無去處。又曰、先儒所謂有

理而後有氣、及未有天地之前畢竟先有此理等說、皆可謂臆度之見耳。仁齋此論亦以所以為緣故之義也。殊不知朱子之意蓋謂、陰靜陽動、是陰陽也。非道也。一動一靜、往來不已、生生無窮、若非道為主宰、則何以能然乎。雖然道非離陰陽而別有之。一動一靜、無適非此道。是則陰靜亦以此、陽動亦以此。故曰所以陰陽者是道。辟諸怯人以酒而勇。醒則依旧而怯。是酒為所以勇也。粗者但謂酒故。然酒一入口以至其醒、言亦以酒、動亦以酒。何也。酒在其腹中也。此言雖小、可以見緣故不足所以之義矣。祇以所以与故和訓同故誤耳。且其所引、有理而後有氣、及未有天地之前畢竟先有此理者、雖載在語錄、而門人所記、率多譌誤、不可据以為証。至其親拔筆以註周子圖說者、曰上天之載、無聲無臭。而実造化之樞紐、品彙之根抵。又曰、推之於前、而不見其始之合、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、又作感興詩曰、吾觀陰陽化、升降八紘中。前瞻既無始、後際那有終。至理諒斯存、万世与今同。誰言混沌死、幻語、驚盲聾、則其非朱子語、豈不昭昭乎明矣哉。如所謂未有天地之前、畢竟先有此理者、廼仙老有物混然。先天地生之意、程朱所闢。而謂之先儒之言可乎。仁齋故引疵語。何其用心之不公也。或曰、仁齋所議、不專在此、廼謂朱子、判道与陰陽而二之耳。故其言曰、天地之間、一元氣而已。是則似矣。夫性与天道、子貢所為不可得而聞者、諸老先生亦難言之。何者、言此則觸言彼則背、要之非有所大知之、則不能無疑。故聖人渾淪乎言之、使學者思而自得之。及程朱二先生極力發揮、廼有多言易惑之弊。所以感興詩曰、曰予昧前訓、坐此枝葉繁也。仁齋有見于是、而欲尽掃群言、以復聖言渾淪之旧。其志可謂偉矣。如所謂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、此其欲掃理氣之說者也。然亦不得不謂陰陽固非道、則陰陽之非道、豈可誣乎。昔時程朱立理氣之目、亦不得已而言之耳。故其言曰、非離陰陽而有是理、又非謂陰陽即理也。如周子曰無極而太極、亦謂雖曰太極、実別非有所謂太極者也。皆是此意。若謂別有是理、与氣並行双運、如涇渭合流、一清一濁不相入、則何謂之無形狀方体乎。此仙老別見虚無乎陰陽五行之外者、所以為落乎形氣之私也。是以大易曰、形而上謂之道、形而下謂之器者、明夫陰陽之非道也。又曰、立天之道、曰陰与陽。立地之道、曰剛与柔者、明夫道非離陰陽而有之也。故下文又必曰立人之道、曰仁与義、而使人参思而得之者、可以見其難乎言之焉。吾不知古所謂道德性命仁義礼智者、謂之形氣可乎、謂之人事可乎。道德性命仁義礼智之非形氣非人事者、不踈智者而後明矣。雖然後世所謂道德性命、皆仙老、仁義礼智、皆管晏、或落乎形氣之私、或滯乎人事之粗、而実非古所謂道德性命仁義礼智焉。唯在事之理而可以見其善者、古今無二。故程朱以此、而明夫古所謂道德性命仁義礼智者、即与在事之理一而不二焉。其言曰性即理、是也。此乃就形氣人事上指其善者言之、而未嘗離乎形氣人事別見所謂理者也。故理之実、唯善足以蔽之。此程朱諸先生之旨也。但其所以合夫道德性命仁義礼智命之為理者、与古時多言在事之理者、微為不同已。此又聖人渾淪之言、後賢發揮之說、所以不得不殊也。學者苟能思而得之、有所大知之、則聖言之渾淪、可析以為程朱之言、而程朱之精微、可融以為聖人之言者、亦有何殊乎。要之仁齋所爭止在言語、而以渾淪為是、精微為非。故不得不循漢儒之說以謂之一元氣也。而學者苟不能思而得之、則亦何得就其所謂一元氣者以見夫善之実而不惑乎。夫人者小天地也。人身亦有元氣焉。今試觀於元氣充実者。其人何必皆善人乎。是言雖小、亦可以見其元氣之言、不足以識夫善之実而不惑也。又如仁齋釈形而上下之言、則曰、辟諸扇、其生風是

扇之道、紙骨之類是器。猶言炎上是火之道、潤下是水之道。又釈道德之義。則曰、一陰一陽、天之道也。覆而無外、天之德也。剛柔相濟、地之道也。生物不測、地之德也。或補或瀉、藥之道也。能療病能活人、藥之德也。或炎或燒、火之道也。能調和飲食、火之德也。此其所為不析理氣而二之、以合乎聖言之渾淪、而自謂得鄒魯正脉者也。然不揺扇時、其道不可見。火不烹煮時、其德安在。煨火激水、豈謂無道可乎。故雖仁齋亦不得不謂道以流行言、德以存主言矣。又如其釈仁義礼智之義、而曰慈愛之德、遠近内外、充實透徹、莫所不至之謂仁。為其所當為、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謂義。尊卑上下、等威分明、不少踰越之謂礼。天下之理、曉然洞徹、莫所疑惑之謂知者、廼不免有嫌於待修為而後在、則又曰、謂之德、則仁義礼智之理備而其用未著。既謂之仁義礼智、則各見于行、而有迹之可見也。然其所謂以存主言、及理備而其用未著者、既不属諸性、則終無著落處。故不得已而謂之天下公共之德、又極其言以至曰根乎人心、存乎風俗、万世不得磨滅、此之謂本然之德、則殆使人不堪捧腹焉。若使仁義礼智果存乎風俗、則晚季世、風俗衰漓時、本然之德亦病矣。此可以見其艱於指詞也。嗚呼雖仁齋其初何会至于是。祇以意見一立、日見其趣、遂謂程朱之与孔孟相去天淵。而自不覺其言之窮也。如其惡体用之說、亦不能不用本体本然流行存主、及理備而其用未著。各見於行而有迹之可見等語。此可以見註釈之言、自不得与聖言渾淪者同也。以予觀之、仁齋所見、終与程朱不殊。其所爭唯在言語耳。若必爭言語不同、則何註釈之有。一唯正文是守廼可矣。予由是愈益悲世鮮大心者、學者苟能以大心読書、則迫切拘泥褊心慢心、種種病痛。自然不生。其於聖賢言語諸儒論說、皆不強生異同之見、一切包容、在我胸中、時時玩索、涵泳之久、渙然水釈、怡然理順、淺深高下、渾築精粗、自然融會貫通為一、必能有所大知之。夫学未能有所大知之者、雖有所見、要皆意見耳。如明諸儒及仁齋、皆不可謂之無所見。而謂之有所大知之則未也。豈不惜乎。

一 仁齋之学、其骨髓在天地一大活物。此其所以踰時流万万。其言曰、天地之化、生生無窮。有則愈有、無則愈無。當其有之盛、則愈相倍蓰、雖極天下之巧、不能算焉。儼至於無之極、則滅而又滅、泯然漸尽、無跡之可尋。此天地之妙也。又曰、天道之所以為天道、本以流行而言、對待者自在流行之中。本非行對之有〔原文有字在非字之下。殊失語理。故改〕二端也。又曰、易曰、天地之大德曰生。言生生不已、即天地之道也。故天地之道、有生而無死、有聚而無散。死便生之終、散便聚之尽。天地之道、一於生故也。又曰、夫人之有是心也、猶有源之水、有根之艸。生稟具足、随触而動。愈出而愈不竭、愈用愈不尽。是則心之本体、豈有実於此者乎。此皆格言。以其有所見而言之、故其言之有味者如此。雖然此自程朱之意、初非与程朱殊也。如所謂動之端乃天地之心、及用行天地先、及動靜無端、陰陽無始。非知道者、孰能識之者、皆此意。而此為学問大綱領處。故程朱諸先生一言一句、莫有不自此處流出者矣。予十七八時、有見于斯、而中夜便起、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。自此之後、愈益戴程朱諸先生之德弗衰、以至於今三十年一日也。而仁齋者緣此遂致視程朱若仇讎也。世之可怪者、豈有過於是哉。細觀其書、其於中華言語、未能視之如此方言語、則其所解程朱諸先生語者、不能全得程朱諸先生之心、而皆此方時師之陋見也。祇以其聰明有過人者、故忽有見乎一隅、則輒自

以為至珍至寶、而不能反之乎三隅、遂爾排擊程朱、建立門戶。過此以往、自是非人、種種病痛、無所不至。豈不惜乎。蓋天地之化、生生無窮、誠如仁齋之言、而其生生之化、凝聚在我者、極靈極活、是以富有之無貲、卷之退藏于密、不可得而見之、放之弥六合、莫有所限量。是皆同一生生無窮。特以原於繼善成性之別、故有豎橫之異耳。今仁齋見之於豎、而不見之於橫、則不知夫仁義礼智之為性、為未發之中者、雖為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見之、然其絀而充之、以至於洋洋盛大、所為格乎天而蟠乎地者、實存于是焉。此其所以謂仁義礼智非性、及不取未發之中故、而吾所謂不能反之乎三隅者、亦為是故也。觀其所謂隨触而動、愈出而愈不竭、愈用愈不尽者、庶或足以見之。而其卒不然者、豈其立門戶之一念以掩之邪。吾之所惜、豈不宜乎。

一 予嘗論本然之性曰、胚胎之始如露乎、則既有氣質之性者存焉。是所謂本然之性者、懸諸未生之前乎、則不可謂之人之性也。殊不知人豈如土石其然哉。凡天地之間、自人而鳥獸艸木以至土石皆生物也。唯天為靈。而其在地之土石、頑而無知、亦為其天之氣以貫之、故均之皆生物也。人物之生於兩間也、与天地殊類而相肖。為其非天地而從天地生也。但其親上者之肖於天也、人与禽獸皆靈、而親下者之肖於地也、艸与木唯可謂之生而已。然禽獸之橫首、為得靈之偏者。而唯人謂之靈之最焉。夫天地之間、唯生物為能得其養以長。故雖金石之頑、亦皆得其養以長也。為其生故也。況人之為靈、不唯得其養以長也、亦能養物使之長也。不唯能養物以長之也、亦能自養以使之長也。且其所為長者、不唯形体為然也。雖才智德行、亦皆得其養以長也。如聖人以學為終身事業、是豈聖人所得而造作之哉。人皆稟之生之初也。夫活動之極、是謂之靈。動而能變。靈之為也。故人皆可以學至於聖人者、生之所有也。夫人之初生、其知耿耿焉。當是時、其于孩笑外者幾希矣。廓培以至於大人之知、皆為其能得以長故也。昔朝鮮之役、有鹵其嬰兒至者、及其長也語音皆有不肖於此方之人者矣。又為其能得養以變故也。是豈唯於其生之後哉、雖胚胎之始亦然。故古昔聖人有胎教者。醫師曰、勿食兔。腎必欠。勿食姜。必枝指。是其所為能肖而變者、即所謂靈之為、而人皆可以學至於聖人者、為是故也。是豈非有之於生之始乎。不知者則謂聖人之教之力也。聖人豈能外乎其所固有者而為教哉。如一寸之苗得其養以長也。不知者則謂之養之力矣。雖然艸之与木、均之得其養以長也、一可以參乎隆之天、而一可以長僅足以蔽人焉。是其生之所有者殊矣。以此觀之、人皆可以學至於聖人者、其有之於生之初也、豈不昭昭乎明焉哉。但自其生之定者命之、曰氣質之性。自其雖定能變可以至於聖人者、命之曰本然之性。故世學者之論、往往乎至於氣質之性而極者、為其人如土石故也。為其不見於人之最靈而非死頑物故也。此程朱二夫子所謂本然之性者、豈非睹乎天地之生者邪。

護園隨筆卷之一終

護園隨筆卷二

一 予与仁齋門人迈子固、同寮相善、所処舍亦相接。暇則相往来、与其論說語孟諸書、上下其說。子固廼言曰先生之言、何与吾仁齋先生相似也。若朱子之說、則初与先生不類。不知先生從何得之。是蓋信其師說云爾。又及從子固而叩其所聞乎其師者、則有不愜乎予心者矣。遂介紹子固、以寄書仁齋。其意則謂、定交之後、庶有以質吾之所未信者、裁其過而就其正。是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我也。子固又從旁称其謙虛無我弗已。予亦旦夕俟其報至者垂一年。仁齋死而報不至矣。於是予稍稍疑之也。其後其徒桀其行狀碑碣以行於世。則卷後附以安省菴及予寄書。於是予又愈益疑之也。及閱其所著語孟字義童子問大學辨者、至於其謂宋諸老先生為禪儒、朱子為不仁之人、則足薄其為人也。蓋其意專以立門号为務。雖我書牘百住、其何能容人之言乎。子固之忠信、亦為其誑也。併觀其攢学庸繫辭而不用、判先王与孔子教而二之、則一何与彼浮屠中曰蓮相似邪。噫、朱子之講仁義之道、而謂之不仁者而可哉。首闢禪者、宋諸老先生也。而命以禪可乎。吾不知其所謂刻薄之流者、將誰之陷乎。又其言曰、豪傑者少、而庸材者多。古今皆然。予聞養鷹者說。鷹捷者必先擊鶴最大者、其不捷者必見鶴小者而擊之。鷹最神俊者、号海東青。產于建酋（建酋是建州夷之酋長。誤謂地名。可笑）。海內不可得。其好韓歐古文者、擊鶴稍小者類也。志于伊洛之学者、鷹捷者也。志于孔孟之正学者、建酋之海東青也。此其殺機、蓄于中、不覺逗漏可畏哉。予始聞其教門人、務伺朱子不是、又勸誹陸象山語錄、以為毀朱子之地、而疑為傳聞之譌。及觀於是言、則謂人之所言亦不大相遠也。

一 仁齋曰、三代之時、教法未立、學問未闢。直至孔子、斬新開闢。猶日月之麗于天而万古不墜。故三代以前之書、当以三代以前之說求之。孔孟之書、当以孔孟之旨解之。各識其理之所在可也。此論若無病者然。雖史遷猶能謂學者皆折衷於孔子。夫孔子之為大聖、万世無異論。而論語之殺六經、先儒所表章。是豈竢仁齋之言乎。但其以三代聖王与孔子之教判然而二之者。吾不知其能与孔子修六經之旨合乎否也。孔子手定六經。其垂教於後世者、亦是物矣。而仁齋特謂論語高出於六經之上焉。是則其成於門人之手者、即彼所謂孔孟之旨斬新開闢者也。其所以手定者、即彼所謂三代以前之說也。孔子安預知其門人必作論語、而當其修六經時、猶有所未盡者乎。況論孟末篇、皆歷举唐虞三代、則孔子至孟子、皆述唐虞三代之德者可見焉。故予則曰、其所謂斬新開闢者、必不謂孔子而自謂也。要皆立門戶之說耳。如其曰若知天地真活物、許汝即身即伏犧。曰藉令非堯舜、若有能造中庸之極、足以師表百世者、夫子亦必祖述之。何必堯舜而已哉。亦何輕視聖人之甚也。至於其曰苟真知夫子之道之德之大、實賢於堯舜而生民以來所未嘗有之盛焉、則許汝眼空西海、則師資相囑、務張大其門戶者、昭昭乎不可掩矣。嗚呼、鄒魯正脉亦何陋也。深究其誤所自、正坐其不識聖人之教故耳。其論鬼神之言曰、夫子論鬼神之說、載魯論者纔數章而止。至於孟子、無一論鬼神者。蓋三代聖王之治天下也、好民之所好、信民之所信、以天下之心為心、而未嘗以聰明先于天下。故民崇鬼神則崇之、民信卜筮則信之。惟取其直道而行焉已。故其卒也又不能無弊焉。及至于夫子、則專以教法為主、而明

其道曉其義、使民不惑於所從焉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遠矣、正謂此耳、是也。仁齋之意、蓋謂聖人之教、亦唯口諄諄言之而已矣。是庸何殊夫浮屠及今村夫子輩乎。夫聖人之教、必得其位而後大行於天下焉。若使夫子得其位、則亦當如三代聖王耳。故朱子注中庸曰、若礼樂刑政之屬、此教字之正訓也。若必以口諄諄言之為教、則天下之民豈得戶說而人喻、以使皆明其道曉其義、而不惑於所從焉乎。亦不思之甚也。故夫子之為儒、可謂聖人之不幸矣。而其教唯被之學者而已矣。庸何能使民不惑於所從焉乎。此仁齋之所以独是孔子、悉非三代聖王、而破碎經伝以立門戶者、豈不陋乎。且六經中言祭祀者、居其過半。是又何唯不敢以聰明先天下而已哉。故学未能有所大知之者、皆陋見耳。

一 仁齋又非卜筮曰、從義則不必用卜筮。從卜筮則不得不捨義焉。此世學者所為直截痛快者也。殊不知世俗占術、皆謂是吉是凶、而聖人卜筮、教之所存、故皆謂如此則吉、不如此則凶。橫渠所謂以吉凶傳道義、是也。是亦何害於義乎。且夫子曰、不占而已矣。故吾知孔子之不廢卜筮也。子路請禱。故吾知孔子之不廢禱祀也。孔子之心、豈異於三代聖人乎。亦豈異於斯民乎。其必謂異於三代聖人者、不過於立門戶之說耳。又曰、易之為書也、夫子以前、固為卜筮之書。然六經永為孔氏之書、則易書固當以程子為是者、殊不知文王周公朱子之易、施之於天下者也、孔子程子之易、專用之於君子者也。彼其意蓋亦欲以魯論戶說而人喻、被之齊民焉。可謂瀆聖人之教者也。

一 童子問中、極以平易淺近者為聖人之道、以高遠精微者為邪說之魁。其意固善。程朱諸先生諄諄不已者、亦是物也。雖然聖人之道、豈果無高遠精微者哉。子貢所謂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、夫子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、類可以概見焉。今其言曰、中庸所謂高遠者、指治國平天下而言。此亦矯枉之言耳。試觀其所謂天地之道、有生而無死、有聚而無散者、豈平易淺近之說乎。如其有生必有死、有聚必有散、此自愚夫愚婦之所与知而能道者也。而廼能外乎此而言無死無散者、則所謂高遠止指治國平天下、及下学上達、点癸作上声之類、皆為其立門戶之說者、昭昭焉。中庸曰、致广大而尽精微、極高明而道中庸。此豈一偏之見所能言哉。故聖人之道、平易即高遠、高遠即平易、莫有二致、而其所以為教者、則有平易者、有高遠者、不可得而混焉。此之謂至極正当平易之言。

一 五行洪範繫辭外不多見。故学者或疑焉者。然凡天下之能為中正者、莫規矩準繩若焉。而規矩準繩皆數也。數非陰陽五行則不彰矣。譬諸有東西南北而後可以識其中也、執其兩端而後可以用其中也。夫礼樂者人情人事之規矩準繩也。陰陽五行者學問之規矩準繩也。故程朱性理之說、必以此言之、而易及礼樂諸書、不能離此以為其說。但以其說多出於漢儒、而識緯諸書皆藉此而造、故或疑焉耳。按荀子曰、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、猶然而林劇、志大聞見雜博、案往旧造說謂之五行。甚僻違而無類、幽隱而無說、閉約而無解、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、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子思唱之、孟子和之。世俗之溝猶瞽儒、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、遂受而伝之、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。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。荀子譏子思孟子之言如此。而大戴記又載曾子天円篇。故知陰陽五行之說、即子思孟子家之学、而漢儒伝述之也。又觀彼浮屠天学、皆廢

陰陽五行。是其教興於偏方之邦故也。偏方之邦不睹夫中故也。其說是以肆然、自恣焉。皆為其無規矩準繩故也。故世廢陰陽五行者、亦浮屠天學類耳。

一 以予玄覽於古今間、均皆是物。而是物之外、不能別有它物。故唐虞三代時所有者、今亦有之。而今所有者、唐虞三代時自不無焉。今世種種惡俗惡態、及人倫之出於四民外者、道術之非聖人之道者、技藝之非六藝者、皆然。予一日坐堂皇。偶聞牆外有爭鬪聲、怪而聽之。其一曰、爾何罵我化子。其一則曰、汝干何爾事而訐我私。於是相罵不已、遂至毆而傷也。予廼喟然嘆曰、是豈不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乎。又豈不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乎。天之有道也、無往而非陰陽五行者焉。人之有性也、亦何往而非仁義禮智焉。但壞亂而不治、而後謂之惡已。苟能整而理之、使各得其所焉、養而長之、使各充其量焉、則雖惡皆善也。莊周曰、大道為天下裂、亦不為無所見者矣。故仙老諸子者、道之裂也。詩文書畫碁博蹴鞠凡百曲技者、六藝之裂也。有師儒則有經生、有秀才、有博物者、喜談性命者、有事經濟者、有巫祝則有僧尼、有僧尼則有禪有教有律、又有此方所謂修驗者一向宗、及行人願人道心者題目叟。有百工商賈、則有游民、游民至化子而極。而此方又有穢多者、有君臣則王人以名、武人以夷。有夫婦則有娼妓、娼妓類種種、至尼而壳淫者乃極。而又有變童。凡如此類、不可勝計。是不皆四民五倫之裂乎。愈裂愈分、愈繁愈雜。若使聖人出於今世、豈能一一而去之乎。苟能整而理之、使各得其所所以不乱、則亦皆堯舜之民也。辟諸良医之治痼疾。皆氣血津液、人身至寶、所變而成者。豈得一一而去之乎。故古者曰治國、曰治天下。皆以治言之、為是故也。雖人之一身亦然。豈能一一而去其惡乎。程子故曰、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乎。有斯大心而後可言治也已。

一 或疑程子本性理之說、甚精微高妙、如与古聖人教法或有不同者。蓋不知古聖人亦有精微妙高妙者、皆寓諸礼樂六藝中。礼樂皆事也。古之人直拋其事以行之、則聰明者思而得之、否者亦遵守而不違焉、皆可以不失其中正至当之則。此聖人教法之所以為妙也。及程朱二夫子、生於礼樂泯絕之後、則自不得不以理推之。此高妙精微之說所以興也。然程朱性理之說、得之於易者為多、而旁參諸礼樂諸書、一以陰陽五行為之紀綱。而陰陽五行、廼易与礼樂之蘊也。此又程朱之言、所以与聖人教法不違整故也。但後學者往往狹中小量、淺識浮氣、以一為一、而不能推之於二、二為二、而不能融之於三、則程朱之言、毫分釐析者、遂為多岐之惑、緣是而陋者流為支離、高者背為異端。要之皆坐不能思而得之故也。亦為程朱性理之說、終不若聖人礼樂之教無弊故也。學者苟能思而得之、有所大知之、而後融會貫通、以合之於聖言渾淪之旨、則程朱之言、皆古聖人礼樂中蘊已。不啻此焉。如晋人風流、漢以前所不經見、及詩詞書畫、白爾技藝中種種興趣、与夫此方俗間賞茶賞香賞花者流所尚、一種幽閑瀟灑之趣、雖至鄙陋、凡人心所娛所愛可觀可法者、一無不從礼樂中流出者。夫天地造化、今猶古矣。安得古昔所無者而今俄有之乎。聖人亦人也。今人所娛所愛所觀所法、亦皆莫不娛焉愛焉觀焉法焉。而唯聖人為能於其可娛可愛者、立之大中至正之矩以為樂、又於其可觀可法者、立之大中至正之矩以為礼已。及至後世、則其精粹之蘊於中者、程朱見之以為其性理之說、而其興趣之形於外者、

猶爾散在凡百技藝之間矣。故世之滯於精微而不識渾淪，如蔡虛齋林次崖者，眩於渾淪而不喜精微，如陸象山王陽明及今仁齋之流者，要皆不思焉耳。

一 樂之為教，學者多不領其意，視以為無緊要者。蓋強則苦，樂則不倦，人之常情也。而中正之則，其精微不可得見，而難可得執。故聖人作此，以使人口游乎大中至正之域，不自覺其倦已。後世程朱所發明性理之說，皆聖人蘊奧，而非聰明絕倫者，則不能識其理而無少差忒焉。此不啻後世，雖三代時人，豈皆聰明絕倫哉。其慧或甚焉者。故雖聖人亦不能使人人能識其理而無少差忒焉。觀於孔門諸弟子可見也。且程朱性理之說，其奧妙精微，要之不過以明大中至正之理，而聖人作樂，亦唯大中至正之物已。夫識理者難，循物者易。況其由人情所樂者以導之乎。此聖教之善巧，所以徧被之知愚賢不肖而無弊之故也。不則孔子與門人日常絃歌，過武城而喜其所聞者，豈非有所大裨益而然乎。但古樂在魏文侯時，人聞之思睡，則聖人使人樂於道而不倦者，猶似有所未尽者歟。蓋世運之趨文，亦猶人生之初，醇樸未散情竇一開，日趨智巧，放淫邪僻，歲甚一歲也。昧者則見以為天運而不息，日月行而不處，其日日而趨文者，亦常焉耳，庸何傷也。殊不知一從天道之自然而全不用人力者老氏之道也。聖人則不然。易曰：后以裁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。是聖人之道也。世運趨文，文極而衰，人生趨智，智極則老，後世之治，所以不能保八百之久者，皆為一從其趨而莫有所維持之故也。唯聖人有見于此，而以易道退一步法，觀其民俗之宜，制作禮樂，建以為大中至正之極，使一世之民日游乎其中，而從此之外，不復知別有可觀可法可娛可樂之事，則知巧不生，文變不起，以能維持國初醇樸之風俗，使其不得遽變遽漓以遽之衰老者，豈不聖人之極功，而裁成輔相之大者乎。孔子於告顏子治天下之道，而特曰放鄭聲者，可以見夫放鄭聲，即所以扶大樂之教，而禮樂之於治天下也，至要至切，莫有復過此者焉。及後世鄭衛之聲起，而後人始識先王之樂未足深娛，則防禁一壞，智巧文變，逐日滋繁，風俗大衰，不可得而挽，必不至亡滅則不已也。夫聖人亦人也。亦何不識夫鄭衛之聲可娛之愈於雅樂焉乎。而其所制作，自今而觀之，禮猶有不便者，而似遠於人情焉。樂尚平淡，而頗有所未厭乎人心焉。是無它也。教之所存也。故周子主靜之說，及古樂声淡，與朱子所謂教者謂禮樂刑政之屬也，皆有深識聖人之心焉。而後儒語教而不及禮樂，若今仁齋者，皆未免世俗陋見耳。

一 子曰：我未見好仁者，惡不仁者。好仁者無以尚之。惡不仁者其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蓋善惡不相入也，如水炭薰蕕之相反。故好善則必惡惡，惡惡則必好善。自然之符也。但人之資質，自有兩般，而學問之方，亦有二種。伊川晦庵二先生，皆以剛毅之質著書立言，至極正當，無復遺憾。其解經之言，皆必先為善而後去惡，無復有偏阿其所好者。雖然詞氣間頗似有惡惡之意為多者。而好仁一派覺寥寥乎宇宙間也。近歲仁齋之學，或若微窺此意者。然其所以為說者，言言與程朱拗，事事與程朱戾，則又非聖人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之意矣。

一 予觀人教學者，多所指摘，則必退縮畏憚，無復勸意。躬自修省亦爾。務欲去不是處，則覺扞格不易進焉。一日忽見別有是處，改意從之，則鄉者所見不是處，亦不覺其在何時去休矣。

以此觀之、下等資質、最當以好仁為先也。夫好仁惡不仁、其道無二。而程朱之言、至當之極、但一以為善為先者、此予竊欲為程朱忠臣者已。

一 家弟叔達、幼時頗不喜讀書。先大夫患思焉。一日忽由學作詩、遂嗜書如啖蔗。故知聖人之教固多術矣、而好仁之益愈於惡不仁也。世間一切技藝、如無緊要者、皆不可廢也。

一 此方士大夫、自有一種風習、以為其道。大抵尚勇尚信義、重名輕生。其人多聰明、而少深遠含蓄之思。狹中小量、喜齊整、喜便捷、喜簡潔、惡繁文、而鮮有盛大從容氣象。是皆土氣風習雜糅而成者、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學者從事於程朱學、而多有所誤者、亦緣是故已。故學者能以好仁為先、而自得乎礼樂之教焉、則庶有以自拔於流俗中也。

一 仁齋曰、仙老之所以与吾儒異者、專在於義、而後儒之所以与聖人相違者、專在於仁。此為名言。但相違二字、此其刻薄處。後世諸儒、孰不遵守聖人之教者。而所以不及聖人者、迺在仁已。

一 鄒魯之後迺有閩洛、而後聖人之道始明於世。然其人未至聖人、何必無過。自此之後、諸儒論辨、世以知積。今吾曹生於群賢之後、坐而收其世所積者。豈非幸哉。偶有一得、皆先儒所啓端而未終者、或會萃彼此者所逼出、此皆非古人遺惠乎。況一時自詫神奇者、反求往籍、率多糟粕、則益見古人難及耳。而觀於仁齋說、其佳者、皆先儒說、剿以為己有不者。多其意見所牽、硬語強辨、一以排擊先儒立己門戶為事。段使其言一一当理、門戶一立、後學蒙生情其窠臼中。辟諸縛驅足。綠何能千里。況排擊一行、輕薄成風、其弊所流、必有不可勝言者焉。予嘗寄書時、意欲先以此告之。而以今思之、此自其病根、必不見聽。

一 文字皆華人言語、此方迺有和訓顛倒之說。是配和語于華言者、而中華此方語言、本自不同、不可得而配焉。故此方學者不知字義、皆由此作累。雖仁齋之聰明、亦所未免。蓋其從幼所習讀、痼於不知覺之中者已。而洛下諸生、皆仰如山斗、服習其書、模楷其言。迺移此眼以向中華書、其害豈尠哉。我之所以作文戒文罣也。

一 講說亦為學者崇。凡讀書本欲思而得之。古人曰不求強解、曰思誤書是一適。而講師皆作一場說話、務要其明鬯、愜於聽者之耳、莫有阻滯。夫道理豈一場話所能盡乎。是必導學者於淺迫、使其乏於深遠含蓄之思、從容自得之味也。故予嘗謂、不得已、則略略解字義、使其粗通迺已。大抵由耳而不由目者、鮮能為己用焉。予十四時、從先大夫、流洛南總、獨自讀書、未嘗聽世師講說。及值赦還、而見世講書者別有一種俗學氣習纏繞也。皆与予所見不同。訪之則前年有閩齋先生者、首倡朱學。先是儒莫有能攻閩洛學者。而及閩齋者出、海內靡然嚮風。凡為經生者、皆其餘流。然其人始逃禪而歸於儒、逃儒而又歸於巫祝。其於聖人之道、實無所見者可知焉。今觀於仁齋所排擊、率皆中其病。實与朱子無干。

一 此方誦字、有音、有和訓。和訓又与和歌語俚語不同。而以音誦之、大覺高遠艱深、遠於人情。以和訓誦之、迺覺其平易、近於人情。更換以俚語、愈益平易。同一字而其殊如此者、皆聲響所使。不啻此焉。如華人於其語、亦皆義由音響而殊也。此方學者、誤會聖賢之言、皆多此累。予近學華音、識此方俗語。而後所見愈軫平易。由此推之、仁齋所誤亦未免此耳。

一仁齋字義、其極不穩者、謂孔子五十知天命、為知天与命、謂修身以敬者、為敬民事是也。又如訓恕字、謂有寬宥之意、又有忖度之意、以此而解強恕而行、則勉強寬宥、勉強忖度、皆不成語。又以天之歷數在爾躬、為代天工之義。非隱語而何也。品物流形為流通之義。最可笑之甚。又如執其兩端、用其中於民、解為中間近欄柄處、則不知近欄柄處四字、從何而生。彼若夢見孔子補此意則可已。若但解中為中間、則遠欄柄處亦中也。如彼引此以解寧儉寧戚、吾則見奢易亦中也。可謂含糊之甚。其所著古義者、想亦此類堆疊耳。

護園隨筆卷之二終

護園隨筆卷三

東都 物茂卿 著

吉有隣 校

一 大氏仁齋所爭、多在言語。其所謂血脉、及血脉有照応者、即是物也。夫言者心声也。故以言語論道理、雖似卑近、固自卓見。然又不可若是拘泥。至其以此為血脉、則終不免於陋儒之見也。如其字義中曰、使恕字果有推己之義、則方夫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、而夫子唯當曰其恕乎、而不復曰己所不欲、勿施於人也〔原文和語不通、故今櫟枯數字。它不与原文同者放此〕。如夫子答仲弓問仁曰、己所不欲、勿施於人、子貢曰、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、我亦欲無加諸人。此夫子貢亦當直以恕字命之、而不必敷衍其詞若此。又其論性曰、後儒以孔子之言為論氣質之性、孟子之言為論本然之性。信如其言、則非為孔子不知有本然之性、孟子不知氣質之性者乎。非惟使一性有二名、又使孔孟一家同脉之學、殆若涇渭之相合、薰蕕之相混、而一清一濁、不可適從。又論博學多學曰、一而之万、謂之博學。万而又万、謂之多學。所謂博文博學者、便一以貫之之謂。初學不察、以世俗駁雜之學為博學者誤矣。此等議論、以予觀之、不啻小兒之論也。大氏人之有言語也、有時乎簡、有時乎繁、何常之有。或語同而意殊、或語殊而意同、亦何常之有。是何故也。為人皆活物故也。聖人亦然。為其亦人故也。故如論語所載、極平易簡短、易繫辭、文言、及礼運、哀公問、極爾雅繁文、而論語中季氏篇、陽貨篇、又有不与它篇類者、可以見已。果如仁齋之論、則孔子平生撰定若干言語、以為問答具、更不難用它語可也。是何殊於今禪和尚之陋者問答、必有一定之語乎。由曾子以至於孟子、亦一守其家言、不敢增減一字可也。此又何殊於今曲藝者流伝授其家言乎。祇以仁齋意尚所牽

忽生一見、自愛自護、門戶因立、而世無知輩、群聚相推、不啻活仏出世。久与小兒処、其所見亦不与小兒殊、与共談論講說、愈熟愈牢、日見其趣、遂至於囑其徒以眼空四海、遂至於以其私見印定古人語、如束縛然。何陋加諸。夫性者、生而有之之名也。世俗但拋其現成言之。知者則見其可學以至聖人者、不外於生之固有也。孔子就世俗之所見而言。孟子則有所發揮焉。均之其為生而有之之名者同、則其在言語者初不為殊矣。孔孟何有意於同異哉。又何可就此一言論其知不知哉。彼謂恕字無推己之義、故夫子既曰其恕乎、而復曰己所不欲、勿施於人。若是言之是、則如彼謂聖人之說敬、必言敬民事者、而以脩己以敬、為亦謂敬民事也、是何其答仲弓則曰居敬行簡、以臨其民也。豈非贅乎。如博多之辨、其如多見多聞何哉。如左伝称子產博物君子、又何所見其一而之万乎。且如養氣之說、孟子前、言之者誰、何孟子之不守其家言也。孔子曰、君子為己。孟子曰、楊朱為我。己我之間、相去幾許。何其学脉之不相照応也。至於彼所謂天命、有以天所命而言、有以天与命而並言、又謂中庸与允執其中、其義自別、時中、又別一義、用其中於民、謂中間也。則終不能守其所謂学脉者也。

一 仁齋惡理字殊甚。然今觀其語孟字義、童子問、大學辨等書、豈不勃率理窟乎。孟子曰、理義之悅我心、猶芻豢之悅我口。仁齋於是亦不能不謂理也義也皆与吾心相適。而其惡之殊甚者、何其与孟子不同也。孟子亦何不謂道也德也心之所同然者、而先為仁齋之地也。豈不大憾乎。其言曰、理字從玉從里。故道字活、理字死。彼已能謂仁者人也、義者宜也、皆借音發其義、而至此特引六書製字、纏繞立言。可以見其為強詞硬語耳。嗚呼、古人造字時、豈有意於死活邪。且物之有文理者、豈唯玉石乎。其特從玉者、亦取精密之義也。而彼以死活言之。豈不纏繞之甚乎。其所以謂道字活者、不過於往來之義。則玉石艸木之文理、豈不亦氣液之所以往來乎。若硬以理字為死、則道亦原於道路。吾未聞道路能自行者。豈得謂之活乎。以予觀之、天下之理、皆生理也。彼以何特見其死也。要之彼死見耳。易曰、窮理尽性以至于命、理性命三者、二活一死。豈不捧腹乎。又其言曰、天下雖無理外之物、然而不可以一理字斷天下之事。則議論可聽、而求之其實、不得悉中矣。此何与其所謂聖人以理字專屬之事物者殊也。則其實不得悉中者之不尽理也明矣。又如引聖人三赦三有、惟刑之恤、及善善長、惡惡短、而謂拋理斷決、則殘忍刻薄之心勝而寬裕仁厚之心少也者、吾不知仁齋能言此者、豈為非理乎。故彼亦曰、天下雖無理外之物云爾。信乎理之不可昧也。是所爭者不在理之死活、而在見理之死活耳。程朱之於理、見其為善為生。故程朱之言理者、富矣勝矣。仁齋之言理者、枯矣單矣。吾又不知死活之在誰也。且天下之事、愈出愈繁、愈變愈無窮。何者、天地之間、無復外乎生者也。故非能見於理之為生為無窮者、則何以能処天下之事、而無所差忒乎。此以理屬事物之亦不得謂之死者如此矣。世之抱書隱講肆、其非為蠹虫文字中、則高談道理、皆廢絕人事、未嘗歷世。雖儒亦僧矣。其空言自大、輒謂唾手而天下可治者、滔滔皆是。不啻仁齋。則其謂屬事物者死、不亦宜乎。至於其謂天即理也為落乎虛無、性即理也為淫乎仏老者、不辨已明矣。

一 仁齋謂道字有往來之義。纏繞殊甚。蓋道猶路也。由此則得行、不由此則不得行。故訓行為正。孟子曰、舍正路而不由。仲由、字子路。古時、中行周行、皆道字義、可以見焉。如理

字有不可不如此之義、道字亦有不可不由此之義。天生蒸民、有物有則、古聖賢相傳、唯此意。而仁齋有見乎活、此即其所謂意味者也。其有見乎此、蓋如窮子道拾珍宝然。自誇自衒、不能徒已。遂欲就道字上必著此意味、以見其得鄒魯正脈者千載一人。故以往來言之耳。辟諸粥酒者。酒自有其味、而粥者欲其速粥。故加砂糖及桂薑屬。不知者輒謂其味甚美。不為其破腹損胃者幾希。是可以喻矣。試觀其至論吾道与仙老之異、則不得不專以当行之義言之。此可見其本義正当如此矣。且道字、本就人道立言。後來推広其義、廼有天道地道之言。而仁齋特以陰陽往來而言。則至於地道而其言窮矣。其曰剛柔相須者、又可見其艱於措詞也。

一 仁齋爭性与德、唯在言語。蓋仁齋所謂德者、即程朱所謂性也。程朱所謂性者、仁齋謂之德已。但程朱所見、富矣盛矣。仁齋所見、枯矣单矣。故仁齋謂德与性殊、而遂至以仁義礼智之德存於風俗焉。雖仁齋、豈不謂艸之苗雖養之以長而不可馴致於参天之高哉。亦何不知夫木之可養以參天之高者存乎其生之始也。如彼所謂能療病、能活人者、藥之德也。能調和飲食者、火之德也、是皆藥与火之所具耳。若謂至其療病活人而後藥之德始有、調和飲食而後火之德始有、豈理乎。細究其病源所自、則謂以性為未發、故本体上不可施功。殊不知人之全身無適非此性。未發其靜也。已發其動也。動即靜之動。靜即動之靜。此之謂体用一源、顯微無間。是以用功夫於發用上者、即為本体上功夫。朱子不喜靜坐、專教動處用工者、為是故也。至於彼所謂仁義礼智之德終為虚器、而無復用力於仁者、則自係仁道至大、學者鮮有大心者、故不能負荷大任也。吾不知仁齋創其門戶之後、能從事於仁者幾人歟。是何足以病程朱哉。誠意大学初教、好善如好好色、惡惡如惡惡臭、此用力於仁之要、豈得謂之殊於扩充四端也乎。安在其為虚器也。又如其謂伊川始以仁義礼智為性之名、最為謬妄。韓詩外伝曰、不知命、無以為君子。言天之所生、皆有仁義礼智順善之心、不知天之所以命生、則無仁義礼智順善之心、無仁義礼智順善之心、謂之小人、故曰、不知命、無以為君子。小雅曰、天保定爾、亦孔之固。言天之所以仁義礼智保定人之甚固也。大雅曰、天生蒸民、有物有則、民之秉彝、好是懿德。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。不知所以則天、又焉得為君子乎。白虎通曰、人皆懷五常之性、有親愛之心。又曰、情性者何謂也。性者陽之施、情者陰之化也。人稟陰陽氣而生。故内懷五性六情。情者靜也、性者生也、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。故鈞命決曰、情生於陰、欲以時念也、性生於陽、以理也。陽氣者仁、陰氣者貪。故情有利欲、性有仁也。五常者何謂。仁義礼智信也。仁者不忍也。施生愛人也。義者宜也。斷決得中也。礼者履也。履道成文也。智者知也。独見前聞、不惑於事、見微者也。信者誠也。專一不移也。故人生而応八卦之体、得五氣以為常。仁義礼智信是也。六情者何謂也。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。所以扶成五性。性所以五、情所以六者何。人本合六律五行氣而生。故内有五藏六府。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。韓文公原性曰、其所以為性者五。曰仁、曰礼、曰信、曰義、曰智。皆足以見仁義礼智信謂之性者、自漢唐已然。又併考諸左伝劉子語、以推於孟子引詩有物有則、及仁義礼智根於心、則性命皆以理言者、自古已然。而漢儒皆有所伝承也。嗚呼、闡齋不識韓詩白虎通、而称原性為始。仁齋併原性不識、而称伊川為始。皆自不識古書、而廼欲開口談古學。多見其妄爾。

一 仁齋之說、其所謂冥冥之中自有陰陽之理者、仙老之与吾聖人之道、非徒於其用處相反而已、其体之相異、猶水火黑白之相反、生死人鬼知相隔者、礼実於中者、三百篇或有作者或無者、皆先儒遺言、剿為己有。

一 仁齋之說、其極誣者、引雲峰虛有虛無寂感寂滅、以解朱子愈近理之言、及併譏程朱以恩義先絕以斷愛滅欲。又以少林曹溪為尽天理之極。又如謂宋儒以無声無臭之妙為無極之真、為本心之体、而要格物致知以領會之、所以有一旦豁然之說也、又如不取未發之中、而謂摭取精神、排遣思慮、專守此心、皆似未嘗說程朱書者。甚矣哉、好尚之偏一至此也。

一 又有自相矛盾者。如其譏先儒以中為聖聖傳授心法、而曰仁義即中也。兼愛為我失之過、非仁義。煦煦子子、失之不及、亦非仁義。所謂仁義者、乃言其無過不及者耳。果如其言、則仁義必待中而後立焉。豈不聖聖傳授心法乎。

一 仁齋曰、聖人貴德而不貴心。此語誠佳。而其所謂德者、即程朱所謂性、則所爭唯在言語耳。雖然、心亦不可不言。辟諸国、心君也、身臣也。桀紂之君非君也。此貴德貴性之說也。国無君則乱。是心之所以不可不言也。從大体、從小体、劳心、劳力、君子小人之所以分。而聖人之道、王道也、士君子之道也。大学首明德、為是故也。孔孟亦言心。程朱亦言心。今絕口於心、懲浮屠也。然程朱之言心、本与仙老殊、則仁齋可謂懲羹吹壑者。且孟子求放心、比以鷄犬放。此豈容粘滯仁義乎。赤子之心、豈有惻隱羞惡可見乎。故仁齋於言心者、必粘帶仁義而說。迺遷就之說也。

一 仁齋以心為実。亦何不可之有。但人多有以心為心藏者。又有以為一箇光燦燦物者。皆非也。大氏古所謂心者、如医家所謂神也。亦合精神魂魄志意智而言之。存於方寸而發散一身。無適不在者也。先儒以其為虚者、以對於形軀之実而言。皆有所指而然。今爭其実。祇覺其拗已。

一 仁齋以樂記天理人欲為老氏之言、及周子無欲為整乎孟子之旨者、亦爭言語異同已。大氏欲也利也私也、皆人之所不能無者、而聖賢所戒、在其不循道理者已。故夫子罕言利、孟子寡欲、併其人之所不能無者而言之。孟子深戒言利与周子無欲、特指其不循道理者言之。此豈孟子周子故為異乎。言語之道本自如此。假如無知無信類、世之常言。此亦豈全無所知識而言言事事皆詐偽者哉。世既莫有全無知識之人、又莫有言言事事皆詐偽之人、則世所謂無知無信等語、可謂無当之甚矣。然人莫有怪此等語者、以其有所指故耳。故不察其有所指而概譏其非者、皆立門戶之說也。至於樂記天理人欲之言亦爾。必以它經所無、老莊所有為疑、則老莊皆言道浩然之氣、孟子外更無人言之者。以為如何。且觀乎孟子物引物、則樂記之說亦不深怪也。

一 又曰、何謂知命、安而已。何謂安、不疑而已。此一段極佳。然亦一道也。若心安於義理

者、同此境界。蓋天下之理一而已矣。故拳此靡彼、皆立門戶之說也。

一 体用一源、顯微無間、沖漠無朕、万象森然、明鏡止水之類、誠為二程捫語未精者。然其所指、自与弘氏天淵矣。二程之見理也活。故用此語而謂無害也。仁齋駁万象森然、而謂辟諸懸鏡室中、人畜器用皆歷歷可見。其數有定限、不增不減可也。殊不知二程見理也活、故其所謂万象森然者、亦与仁齋所謂愈有愈無者不殊矣。明鏡止水、即仁齋所謂聖人心定理明、自無往來計較之念者。体用一源、顯微無間、即仁齋所謂陰陽往來便是道者。仁齋概拋其語、斥以為異端、為禪儒。噫、仁齋之前、豈皆膺儒邪。且如仁齋所謂許汝即身即伏羲、及詩之一經、聖人遊戲三昧書、殆有甚焉。以予觀之、其口雖非道統、而換以血脈字脈、欲直繫之孔子。故程朱皆在所排擊耳。

一 仁齋謂聖人從天下國家上起見、弘老從一身上起見。此論亦佳。但聖人設教、固雖從天下國家上起、而必合内外本末一以貫之可也。仁齋拳一廢一。故貴教賤性、失之一偏。其於論中庸性道教之序、娓娓數十百言、終費解說。為其牽強故也。

一 仁齋以四端為本始。其義亦通。但此爭仁義礼智之在内在外耳。

一 程朱謂仁兼義礼智。而仁齋以為謬于孔孟者、是無它、其心欲為一切之訓、使學者無多岐之惑耳。然至謂仁有与道字德字同者、則其所謂改類為面者、亦自道也。

一 橫渠曰、心統性情、以性情皆莫有所知覺運用之、而知覺運用者独在心故云爾。非謂心一字可尽性情二字也。祇見強詞耳。

一 情字、礼記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為七情。此以欲為主。順之喜樂愛、逆之怒哀惡也。医家以喜怒哀思悲恐驚為七情、喜怒哀思憂恐為五志、以属五藏。大学以盆（忿）懣恐懼好樂憂患与意而言。与医書五志合。意即思之零細者。唯人稟中氣以生。故喜怒哀思悲恐驚愛惡欲、物皆有之、而唯人有意思。古曰、心之官思、又曰、君子有九思、又曰、思、曰睿、睿作聖。故謂聖人母意者、無私意也。若全無意者、廼禽獸類為爾。又情与意、皆心之用也。故大学章句於忿懣恐懼類、皆以心之用釈焉。或以情者性之用、意者心之發非也。其以情為性之用者、特指四端耳。然漢儒以七情与五性对說。語其尊卑也。又如孟子曰、物之不齊、物之情也。易曰、万物之情鬼神之情狀、皆以性質之所成而言。又如聽訟得其情、及軍情、皆以其在内者言。仁齋欲為一切之訓以通之非也。至於以七情為生質、尤非也。

一 復性、復初、仁齋譏以其言出老莊也。然天下之物、皆多其始善而終惡。故孟子曰、大人者、不失赤子之心者也。朱子亦以木之可養以致參天之高者有之於生之初而取之。其与仁齋殊者、亦在内在外之辨也。

一心之所之謂之志。說文以其文從心從之而言。段如礼字從曲從示從豆、豈謂專言祭可乎。医書、心藏神、肝藏魂、肺藏魄、脾藏意与智。智者以思慮言。如思慮過度傷脾、以歸脾湯補之是也。腎藏志与精、腎又主骨。故志之在人心、猶骨骼之在人身也。人生二八而精充骨成、必有所志焉。故古者十五入大学。聖人亦有五而志於学。仁齋訓為心之所存主。甚確。但說文訓心之所之者、華人不之疑、而此方人往往疑其不允。不啻仁齋也。蓋以心意二字和訓同、故誤以為意念之所往耳。殊不知說文本以全心所嚮注言之也。

一 仁齋謂誠意工夫急促。是其所見急促耳。又譏正心、而援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、其有不合者、仰而思之、夜以繼日、幸而得之、坐以待旦、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、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、則不歌。此適足以為正心之証。何者、聖人之道善已。故学問之道為善已。而意者善惡之幾、能用力於此、即孟子所謂擴充四端者也。如周公思兼三王而繼日待旦、孔子哭則不歌、見喪而哀、天下性情之正、莫過此者。若不知此之為正者、莫貴於知。故誠意正心、皆在格物致知之後。但世学者聞講師一場說話、而未嘗實用其力。故妄意格致誠正是終身階級、遂有欲窮天下之事而無反身工夫、專用力心意上而不知脩齊之有在者、或妄意格致誠正次第相因、而理未穩愜、輒遽從事誠正、遂有不免於迫切齟齬者。或妄意格物誠意是大学之要、而不復用力正脩以下、遂有弁髦天下国家如老仙二氏者。此皆古人嘗已言之、而觀於今世依然尚在者、非它故也。未嘗笑誦其書而實用其力故也。是何足以病大学哉。夫天地之化、生生不息也。義理之無窮也。物之不齊、物之情也。此道理大綱領處、学者能識是等意、則自然不迫切緊急。今試觀於海也、潮汐之進退、何嘗如水之流乎。或進或退、往來不已。此退彼進、參差不齊。俄頃之際、何能得見此潮之為進為退乎。徐而察之、持半日之久、而後有有以見夫或往或來者之終歸於往、乍進乍退者之要趨於進焉。雖然、古來言海者、必以一潮一汐言、而未嘗以言一潮一汐者為迫切緊急也。故仁齋以誠意為迫切緊急、援周孔以非正心、皆以謂潮之進退者為迫切緊急之類已。学者能格物致知、則必有以見于斯焉。有見于斯而後從事於誠意、則何急促之有也。孔子於是日哭、則不歌。此其於所知識旧館人輩已。如父母喪、則終三年未嘗歌。如周公仰思繼日、坐以待旦、即孔子樂以忘憂、憤以忘食意、此皆所関係至大至重者。輕重大小各不失其倫。此之謂心正。豈如仁齋所見方方正正、如碁子盤其然乎。故予謂適足以為正心之証已。雖仁齋、豈其本志如此可笑之甚乎。亦為意見所牽、偏於好尚、故不自覺耳。觀其援周公荊舒是懲以駁引楚書、斥以義為利而謂之戰国以利餌人者故習、皆不免小兒爭口。又如駁厭然掩其不善而為非君子語、亦何不反之孟子一妻一妾章也。如心有所忿懣類譏為滅情者、迺不察諸心有所三字耳。且通讀下文心不在是、及平天下章言好惡之偏、本自了了。要之吹毛求疵者也。

一 仁齋拋詩書、以明德為聖人之德光輝發越遐邇莫所不照者、而譏朱子大学章句之非焉。詩書所云、固以見乎外者言。然亦未嘗如仁齋所云焉。左伝中皆以尋常相称。豈必聖人。蓋明德二字、古來以言士君子德耳。究其所由、從大体為大人、從小体為小人。而大人小人、以德言以位言、理皆相関。要之愚昧者不能治人。而古來称聖人以聰明睿智。如君南面向明而治、皆

可見焉。十五入大學。皆有治人之責。大學之所以首明德、亦何疑也。觀於漢古詩、則可知其以通稱士君子之德焉。蓋漢去古未遠、古時言語猶存。以此而求諸詩書大學左傳、無往不合也。或疑朱子何故不曰士君子之德、而特曰虛靈云云。是學問之為士君子事、在中華本不待辨明。故推原明德本義、以君子從大体之旨言之也。如此方、則士君子自有一種道、而以儒与浮屠並觀之。雖仁齋此習未消、故每欲以魯論家說戶喻被之齊民、此其病根所在、是以見明德二字、駭其广大爾。

一 仁齋曰、凡与人說、有便曰有、無便曰無、多以為多、寡以為寡、不一分增減、方是信。信固有以此言者。如大人言不必信是也。又有以衷心而言曰信者。假如父母之於嬰孩、有不必謂有、無不必謂無、而其為衷心者有在。故程子以衷之謂信者、兼兩意而不偏也。世學者多誤解忠信二字而有害于道者。故詳言之爾。

一 仁齋謂程朱以持敬換忠信。可謂強詞。程朱何嘗廢忠信。如仁齋謂忠信是本業、敬亦何妨本業。若不持敬則家無主、以何力其本業哉。如謂敬貫動靜成始成終、從灑掃應對以至治國平天下、從初學以至成德、多少工夫、非此皆荒落廢惰。辟則半醉半睡作事已。又如仁齋謂守一敬字、如用一味橘皮湯而不用補中益氣全湯、是皆強詞。譬如空心服補中益氣湯、即是持敬。若雜食在腹、則雖有補中益氣全湯、何以收其効哉。雖然、世有持敬如持一物。是持於敬者。又有謂持敬一切皆了者。豈程朱本旨乎。則仁齋之言亦足以砭針焉。

一 仁齋以忠信喻藥中甘艸。此從甘受和而來。甚佳。

一 敬之工夫、予少年時未得其要。有牧養潛先生者、從賀陽來、訪予紫芝社中。其人豪傑也。開口見其肝腸。非若世儒設防畛修辺幅者比。予叩之以持敬之方。曰、唯安心于齊為近之。予始疑其不經矣。徐而思之、人之精神、周流乎一身、而其本在是焉。凡持敬者之傷於急迫、皆不知是故也。然中華書所不道、因而思之、此中華此方性質之所以殊歟。予學華音、字字句句皆自臍◎。和語則否。又驗諸画図、華人与此方之人、其形貌所以不同者在是矣。因稽於聖人書、足容重、声容靜、頭容直、氣容肅、立容德、頭頸必中、山立時行、盛氣顛實、揚休玉色、及行不举足、車輪曳踵、圈豚行、端行頤雷、皆是物也。又古以黃鐘為樂本、亦有關係是者。乃知養潛子之不吾欺也。故書以諗學者。凡中華此方之不同者、豈啻此焉。此迺其大者。

一 周子主靜之說、學者多不識。予嘗論之曰、易曰、繼之者善、成之者性。此天道人道之分也。以天道言者、太極之流行也。以人道言者、太極之凝聚也。流行者主陽。凝聚者主陰。各從其類也。故邵子曰、用行天地先。朱子曰、扶陽抑陰。皆以流行言。天道也。周子曰、主靜、以凝聚言。人道也。且成性之物、有動有植、而動物每失之於動。動而不已、成性其將壞矣。故主靜云者、所以保夫成性者、使其不壞也。但所謂靜者、亦承篇首太極動靜之言而言之。其實所包甚广。何者、動靜迺陰陽情狀之大者、而周子特舉其大者以包攝其它耳。故凡所謂忠信

誠敬、質樸、儉讓、重厚、木訥、及退一步法、皆此意、知之高明配天、仁之博厚配地、而孔門尚仁亦此意。所謂無過不及之中、不以此為權衡、則恒失之過。是聖學大綱領處、古皆寓諸礼樂中。要非有所大知之者、不能言焉已。

一 誠者、真實無妄之謂。仁齋引春當溫而反寒類以駁無妄之訓。此不知天人不同也。其以此類為妄者、由人觀之故也。若由天觀之、皆為不妄。故天也者、不可得而測之矣。能識乎是、則於彼所謂冥冥之中自有陰陽之理者、何之有也。

一 學問以道德為本、以見聞為用。誠為確言。切中今學者病。然子以四教、文行忠信。仁齋亦不能不以詩書六藝解之。故立言要不偏。纔偏、必自相矛盾。

一 仁齋曰、先儒以謂權、須是理明義精、方可用權。若然、未到理明義精之極、便將不用權歟。奚以異夫謂医非盧扁倉公、唯因古方、不容加減焉。然則奚以貴學問為。吾不知仁齋由何事事皆拗如此邪。權之小者、人人因（固）能。權之大者、自非理明義精之極、不得用之。豈啻理明義精而已哉。亦必非仁熟者不能也。譬則医家用方、其小小加減、雖非良医可能。至於用附子祛熱、石膏除冷、則非良医不能。如全不用古方、廼今時醫師終無一人能之。

一 又曰、湯武之放伐、可謂之道。不可謂之權。仁之至義之尽、為万世之法者、豈謂之權可乎。讀至此、則疑所謂邪說之魁者、不復外求已。道固無不包、而權之大者、非仁之至義之尽則不能。此皆所不論。但謂之万世之法、則湯何慙德。

護園隨筆卷三終

護園隨筆卷四

東都 物茂卿 著

吉有隣 校

一 仁齋紘仁曰、慈愛之德、遠近内外、充實透徹、莫所不至之謂仁。此言如無病者矣。然此与兼愛何殊。而兼愛之所以不能成大者、由其不循理故也。又曰、仁之為德大矣。然一言以蔽之曰、愛而已矣。夫程朱未嘗離愛以說仁。然但以愛而已、則愛色愛妓、因此捐軀者、都下比比有之。皆謂之殺身成仁、可乎。此但言愛而不言理之不可以為仁者、豈不昭昭哉。且其所謂遠近内外、充實透徹者、吾不知其在我者言之歟、以及物者一言之歟。觀其論令尹子文陳文子而曰、無利沢及物之功。此其所以止於忠与清也、則必以及物者之。然則孔子以下不得其位者之於仁也、終有所未尽者矣。如比于諫死、紂終不聽、則其無利沢及物之功者明矣。而孔子何以称殷有三仁也。且如其所言、則三尺童子所能識也。而其言又曰、仁義孔門家常茶飯、門

人皆曉其義。吾不知子張何故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仁也。若以為在己者，則朱子所謂心之德愛之理及本心之全德者，亦有何病。仁齋蓋不知夫一寸之苗，可養以參天之高者，實具於生之始，故不欲以心之德言之耳。又不知夫理之與氣，不若涇渭合流，一清一濁，並行雙運以不相入，故不欲以愛之理言之耳。且仁有以功言者，有以事言者，而欲為一切之訓以通之。故言窒礙語語支離，要之不過成就一箇拗者，不亦悖乎。

一 仁齋論異端三條甚佳。

一 又曰、詩之用、本不在作者之本意、而多在讀者之所感如何也。蓋詩之情、千變萬態、愈出愈無窮。高者見之而為之高、卑者見之而為之卑。為方為圓、隨其所感。或大或小、從其所見。此說極是。不可以其出於仁齋而非之。其夷丘瓊山之意。

一 又曰、周禮大序、皆以風賦與興雅頌為序、則三經三緯之說最足疑焉。愚以謂詩六義、亦當不在作者之意、而在讀者之所用如何。按風賦是一類、比興是一類、雅頌是一類。風賦在尋常之所用。比興在臨時寓意。雅頌取於音聲。何以言之、按左氏傳、列國士大夫、以詩贈答、皆曰賦某詩、或曰賦某詩第幾章。如此則三百篇皆可以為賦。論語曰、可以興。則三百篇亦可以為興。周禮有邠雅頌之稱、而邠風一詩或以為雅、或以為頌、則三百篇亦可以為雅為頌。故詩各備六義、而六義通於三百篇之中。古人用詩之法、豈不大且廣乎。而於風賦比興雅頌之叙、其義又自分明矣。此說亦仁齋卓見。但所謂風賦在尋常之所用、比興在臨時而寓意者、為未盡耳。蓋風者諷也。謂尋常獨自諷咏者也。賦即賦贈、廼在臨時用之。而二者皆用詩之法、如比興則所以用之之意耳。至於雅頌之為音、先儒已言之矣。雖然如左傳所引、風有采蘋采芣、不可概舉一廢一。則六義固有在作者之意、亦有在讀者之所用者、然後始圓矣。

一 童子問、授荀子道經之言、而謂危微精一老氏之訓也。嗚呼此豈老氏之教乎。而荀子亦非尚老氏之者。誣矣。

一 春秋取左氏。朱子意也。但仁齋謂孔子秉筆、直至孔丘卒之前而止者、事事欲拗耳。

一 程子云、聖人之道、其高如天。其卑如地。此自程子之見。故又曰、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、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。此亦以其所見而言。仁齋廼以簸弄道譏之。何其肆口之至于此也。吾薄其為人者、豈不然乎。

一 仁齋又、譏朱子以誠意正心之說告孝宗而曰、庸暗之主、豈能受之。正所謂欲其人而閉之門也。唯當如孟子說齊梁君可也。此等議論、益見其好尚之偏矣。若謂誠意正心不足以治國、則猶之可也。如其受與不受、則雖告以與民同好惡、亦何保其必受乎。

一 仁齋曰、王道以儉為本。奢則不給、儉則有贏。可以我之有餘而拯人之不足。己苟不足、則安能補人之不足。可謂小矣。孔子曰、惠而不費。若必以畀人財為王道、則孔子之言非邪。雖然此豈其所不知乎。蓋務為卑卑之論以取媚兒輩者、此其病根、故遂不覺有所背馳也。世聞其說而悅之者衆矣。嗚呼世何多兒輩。

一 又以孔子告孟懿子問孝之語、与孝經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、牽強為說。豈其意徒以礼為美觀邪。是亦取媚黃口之言也。

一 又曰、聖人之言如泛然、而意實到。見活道理故也。殊不知此道大仁熟所使、而以其活道理論聖人。何其淺也。如仁齋亦自謂見活道理。而何其言之迫切而刻深也。

一 又以司馬遷立蘇張司馬相如貨殖等傳為非矣。先儒亦嘗有此等論。予則謂、作史之要、專欲摸写當時人物風俗、宛在目前。善以善伝、惡以惡伝。迺在觀者自得焉耳。此夫子刪詩修春秋之心也。吾聞仁齋喜歐文。迺至以五代史律史記也。吾謂其意見所牽偏於好尚、豈不然乎。司馬遷良史之才、曾謂之歐公所能及乎。

一 仁齋論文、專拋棄水心語、而取司馬遷董仲舒劉向班固韓柳王曾二蘇。及至下文又曰、蕭統文選為本。其無識見者如此。

一 孔子曰、辭達而已。又曰、修辭立其誠。此万世、言文之本也。達意修辭、實相為表裏。而古今文章有此二派焉。如漢以前、孟荀老莊韓非賈誼司馬遷劉向、皆達意為主、而辭未嘗不修矣。左國騷招司馬相如東方朔王褒楊雄班固、皆脩辭為主、而意未嘗不達矣。此其相為表裏者如此也。東漢以後、辭勝而意晦。至六朝而極。故韓柳以達意振之、一以西漢以前為則。可謂豪傑已。其後歐蘇王曾、皆祖述韓柳。議論勝而叙事衰矣。其流弊至於剽窃語錄語以為古文而造語助字、皆不復漢以前之旧。古氣漸尽而別為後世之文者。由其祖韓柳而不祖漢以前故也。故王李崛起、以修辭振之。亦一以古昔為則。是豈可不謂豪傑乎。世之苦其難讀者、皆坐不習讀古書故也。善讀古書者、亦能讀王李。故學王李、則可以通古書。故予謂王李文為古學津梁焉。大氏韓柳以後、古今之間、成一大鴻溝。及王李出、而後混然為一。豈非一大快事邪。如仁齋所稱述王遵嚴歸震川、皆小家數、何足數哉。況如此方學者、率鮮有深遠含蓄之思、盛大雄偉之氣象。故其文皆冗長疎弱、是為通弊。若以歐曾諸家文為準、辟則揚新救火。愈見其甚已。

一 議論叙事二者、文章大端。故不能為叙事之文者、不足尚已。如六經之文、皆叙事也。左騷班馬、稱能文之最。豈議論哉。且文章大業、莫史若也。故叙事之文、不可不學焉。

一 仁齋惡理殊甚、而其文皆議論、其詩皆頭巾氣習、要未免理頭理窟耳。

一 詩唯盛唐為近三百篇。蓋春風吹物、物皆有光輝。自然富貴氣象、唯盛唐詩有之。時時諷咏以養我性情。樂亡之後、亦可以當樂。其所裨補。不小小云。

一 此方文章、唯 嵯峨平城之際、於斯為盛。以至今世、中間七八百年、雖無詩与文章可也。

一 王人筆翰、絕不用印章。此自唐以前旧俗。而世稍讀書者、但仍宋元以後、輒謂之和俗非也。

一 此方樂、唯五調、乃隋世所傳、漢之旧法。所謂清平瑟楚側也。清為双、瑟為黃鐘、楚為越、側為般涉。唯平名不易。而所謂黃鐘調宮、即周漢黃鐘、如卜兼好所謂、天王寺鐘、中黃鐘調、以為樂準者、可以徵焉。其謂之林鐘者、緣琴法一字必兼散实二声、故誤耳。予推得其数、別有成書。

一 古聖人樂、想亦唯五調。觀於所謂聞官音、使人溫舒而广大。聞商音、使人方正而好義。聞角音、使人惻隱而愛人。聞徵音、使人樂善而好施。聞羽音、使人整齊而好礼類、皆多以官商角徵羽言、而未嘗以十二律言。五音各調皆有之、而不可單聞、則可以見已。至唐始用十二旋宮、造八十四調、變懷古法。其後雖朱子蔡西山之博古、亦狎目所見、遂謂古樂如是耳。古樂易簡、豈然乎。

一 明儒 妄造夏殷周漢縱橫斜忝尺。古实無之。不經之說也。拋隋書 古至漢晉、尺度未改、皆有所參驗。其說鑿鑿乎可考。故朱子司馬溫公皆援隋書為斷。而世之尚妄說者何。

一 律之所以有十二者、為其有应和也。自然之数也。京房錢樂之、皆妄作。

一 天下之言數者、不過三家已。如四象八卦六十四卦、皆以二者也。斷其吉凶、決其從違、析為兩片。非此則不能焉。如六爻六律十二支、皆以三者也。流行之運、自然之序、節其始終、非此則不能焉。如五行十干、皆以五者也。蓋天地既立、万物孳生、有陰有陽、有老有稚。陰陽之中又有陰陽、而重重層層、不可知其幾千萬焉。陰陽之交而冲和、其分数多少、又不可知其幾千萬焉。聖人有能見其蹟而綜其錯也、則提其綱要、斷為五行、而後万物各從其類。故凡数之言五者、皆捫見成而言之也。今世雜占用五行之数者、皆覆射之類、可以命見成之物已。太玄潛虛蔡氏皇極、用三之数者、皆可以窃天機占便宜已。至於以析吉凶決可否、則非二不可矣。何者以二揲之、四象八卦皆無餘数。太玄五行皆餘其一。而一也者吉凶之交、從違之岐故也。此数学大綱領、不可不知。

一 六爻之數、三而二之。故可占。皇極太玄、三而三三之。故不可占。子雲仲默、可謂不知數已。

一 卜筮、與今神祠探籤、其理莫有殊矣。唯周易設數廣大、莫所不包、詳密莫所不尽、及傳以道義、誨以孝悌。此聖人之教所存也。

一 天地為活物。人亦為活物。故天地之道、生生不窮。而事物之變、亦相倍蓰相十百千萬、不得而殫焉。是以卜筮及世俗雜占、皆不能一一斷命中矣。故聖人占法、唯教以此決進退從違之機、一如今世探籤耳。

一 近世天學家以為地形至円、上下八面、皆有人民以処之。殊不知凡有形者皆有表裏向背。如果麻至円、亦有蒂処、可以見焉。朱子謂地如饅頭、崑崙其撚尖処。此廼有理。世俗或以西人舟行窮天地而信之。夫天地而可以足跡窮之、何以得為天地也。如歷家歲差術、至今猶未得其真數。以予觀之、是終不可得矣。亦為天為活物故也。

一 五行之說、觀於医家、然後知其不誣矣。但五行氣也。故曰行。必以地上五物言之者泥矣。故木火土金水者、五氣相承之序也。水火木金土者、五物自生之序也。

一 天者氣而不質。地者質而不氣。人則氣質合焉。皆有所偏矣。故天生而不能成。地成而不能生。天地自然、而不能裁成輔相。人能裁成輔相而不能自然。凡不能云者、偏之所使也。故裁成輔相者、人之固有也。故聖人於泰言之。泰者天地之合也。

一 氣質合焉者、非天地合而為人之謂也。天地交而人生之謂也。生云者、由無而有之謂也。故曰、人者天地之子也。非天地之餘氣也。往者過、來者統也。

一 天地交而人生。氣質渾融、妙合無間。此之謂沖和。其肖於天者神也。其肖於地者形也。然人之為沖和也。雖肖亦殊焉。故神有雜乎質者。形有雜乎氣者。是以人物之心与天殊焉。血肉之軀与地殊焉。察乎斯則知人欲之所由生也。

一 沖和之氣、其肖於天者、是謂之心。察乎斯、則知浮屠孤明歷歷、亘万劫以永存者妄也。氣必有生滅故也。

一 沖和之類二、曰動曰植。植之類二、曰木曰草。動之類三、曰人曰飛曰走。故必合飛走木艸以一之。而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。故中庸必以尽物之性言之。

一 天者合日月星辰而言之。唯指辰為天者非矣。地者合水火土石而言之。唯指土為地者非矣。

故人者合飛走木艸而言之。唯指人為入者非矣。然此以有所大知之者言之。非謂人物無別也。

一人之形本乎地、人之心本乎天。然天無心而人有心者何也。心也天也、均之神也。唯人之神与形合焉、而後有心之名也。物皆有心。唯人心最靈者何也。形神合而三才之中也。五行具而羽毛鱗介之中也。唯中可以兼四方。唯中可以適四方。是謂之正通之稟。正通斯靈焉。此其所以也。

一 性情之德曰中。必以人心之所由靈者、而後始曰。故中也者仁義礼智信之謂也。離仁義礼智信而語中者、其說必枯单矣。

一 入者通、物者塞。故必合億兆為一人者、入之道也。士農工商之相資、可以見入之道終古不替也。

一 冲和之類、皆与天地別。唯有厚薄分数存焉。艸最薄最微。故生死順四時之氣。唯子落生苗、不專從氣化者、猶見其別矣。木次薄。故榮悴順四時之氣而不死矣。飛走次厚。故能出蟄生育、順四晚之氣、而莫有榮悴矣。人最厚。故能裁成天地之道、輔相天地之宜。然其死生有命、富貴在天。所以為天地之子也。

一 聖入之道、入道也。而以天為則。以天為則、亦入之道也。老莊者舍入而從天。故其道在被焉。見之而已。非居焉者也。浮屠者任入而已。不知以天為則也。故喪人焉。

一 中国者入之人也。夷狄者入之物也。物不能思。唯人能思。中国之為礼義之邦、為其能思故也。

一 禽獸有偏智。夷狄亦有偏智。浮屠之說心、西学之說数、是已。

一 呪術之靈、猶狐狸歟。仙術之寿、猶龜鶴歟。不可謂必無是事也。而不可貴焉。皆偏之為也。

一 味者聞仙之神通而惑諸。其以是心崇祀狐邪。

一 禽獸有声而無辭。為其無意与思故也。凡称解禽獸語者、占術已。

一 周子其知道乎。所謂主静者、礼樂之準也。

一 仁智之智主乎明。仁義礼智之智主乎正。

一 雖曰喜怒在物、而喜怒之者在我。唯聖人為能用其情。故曰、武王一怒而安天下。非孟子不能道。蓋武王實怒之。

一 生知者天理人欲之分明矣。安行者天理人欲之守固矣。聖人幼時然。老時亦然。而若其才智德行、愈長愈大、愈老愈熟。故有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之序。若曰理無加損者、謂幼則幼而全、老則老而全也。非謂老幼一也。

一 人活物也。故才智德行、得養則長。豈唯形体乎。故聖人之幼也、亦唯曰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。豈有許多才智德行哉。

一 高明配天。博厚配地。內高明而外博厚、泰之道也。人之道也。故君子之教、內自省察、而外施仁恕。若夫內恕於己、而責備於人、則否之道也。匪人之道也。

一 知天而仁地。故知常有餘、而行常不足。雖聖人亦爾。知有餘、故每見行之不足。是以謙行不足、故每追知之有餘。是以勉。謙與勉、人之道也。聖人之道也。

一 知天也。仁地也。天地合而人生。仁知合而德成。皆泰之道也。

一 夷惠之聖、亦尽天理之極、而無一毫人欲之私。故孟子以聖稱之。若夫中、則非孔子不能。

一 泰伯之為至德、以其尽人倫之至也。故朱子以大王翦商言之。明儒所駁、專在事迹。朱子豈不知翦商之未為確証哉。而必以此為証者、以理斷之也。此所謂捭理之極者也。

一 近歲僧玄光、博學涉古書。能屬文。此方諸儒所不及。其譚語中、論孟子、弟子齋宿而後敢言、宿讀作肅。坤文言、陰疑於陽必戰、疑與擬通。中孚六、或鼓或罷、引儀禮朝廷曰退、燕游曰歸、師役曰罷。明夷六四、獲心意、意與臆通。詩鄘風、升彼虛矣。引管子注、虛地名。彤弓燕饗之別、右与侑有通。臚引儀禮註以財貨曰酬。左傳昭元年酬幣。大雅大明、造舟為梁。引爾雅注、比船為橋。瞻印之章、懿厥哲婦、懿与噫通。及摘林希逸莊子註之誤。皆鑿鑿有據。然其中亦有大繆戾者。加論語孟懿子問孝章、樊遲御為侍御義、引十三証、然味於孔子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对曰九字、則非樊遲在坐與聞者。又味於樊遲御三字、則又非孟懿子歸後樊遲來見者。故古來相伝為御者之義、見于邢昺疏。且光譏朱子以一時之問对為數日之論議、一坐之問辨為行路之街談者、殊不知古者車甚大、車上可容御者車右三人、雖在行路。亦非如今騎行廐僕在轡傍者比、則街談何妨也。又如察於公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、光以宿為人留之義、援韓子漢書非笑朱子。此亦鄭玄旧說、何晏引之曰、自其家祭肉、過三日不食。是褻鬼神之餘。此言自其家祭肉、且已不過三日、況於祭於公之肉、不俟經宿。古文簡質、見其義於自一字也。

此等皆非大義所關。故朱子一從古來相傳之說耳。如億則屢中、孟武伯問孝、使乎使乎、亦皆從古注。王充論衡、詭僻怪戾、不待論辨。如食氣為食既、語氣不順。雖蔬食菜羹瓜祭、觀於曲礼為天子削瓜章、則其非專為菲食者照矣。是与雖字不相應也。故此皆不取古註。吾与女弗如也、与訓許、有吾与点也之可証。而味於女与回也就愈、則此必以子貢好方人、故孔子以顏子相映比、使其自知。及於其不難自屈、然後夫子喜之者也。是教道所在。如古注謂以慰子貢、語氣甚不相應。又如達巷党人、觀於夫子答辭、則可見其不知夫子也。素隱詭倖。皆不成義。故朱子皆不取焉。學則不固、古注有兩說、集注取其一。如固蔽之義、則語氣不順、故不取之也。如光以素隱作素食之素、學則不固為管子學則、亦皆牽強甚矣。至於以達巷党人為聖人為項橐、項橐為孔子師、本無明拠。且安有世有聖人而無事業無名者哉。光以已教而視之。故謂有是理。此自非浮屠所能識者。大氏程朱關仝老、仝老屏息。故浮屠嫉程朱、甚似仇讎。玄光亦坐此故、力詆其不是、遂至一握成笑耳。

一 浮屠冥府之說、皆出於生者之想像。可謂不知鬼神之情狀者也。

一 無謂之鬼。不可謂無鬼。故阮瞻之論陋矣。或曰果乎無、則何以謂之陰之靈也。譬則大塊噫氣、艸水蜚揚。忽然而息、寂無聲響。求嚮者怒号蜚揚者、卒不可得矣。豈非靈乎。

一 祭祀亦裁成輔相之道也。人死而氣散。散以至亡。孝子之心不忍其散亡、祭祀以存之。此非亡者之神自存也。生者使其存也。養之道大矣哉。

一 存之則存矣、而棄使遽亡。謂之賊父母之神。故不孝之罪、無後為大。而湯之所以征葛伯也。

一 人死則神散。散未遽亡、必有所寓處。蓋生時用精神處、即死後精神所寓處也。祭必齋以聚祖考之精神。其所以謂齊其未齊者、事事而思之、物物而思之、使吾心齊一於思祖考、而不復雜他念也。然非閉目默想而已。自其声音笑貌、飲食居處、以及衣冠器物、百爾玩好、而天子諸侯、則其親親賢賢、政務万事、士庶則親戚朋友之交、家中庶務、生產事業、是皆生時精神之所寓也。又如祭必至高曾而止者、以人之寿百二十、而鬼者人之影也。故至於死後百二十年之久、則其生時精神所寓之物、亦皆漸滅殆尽矣。是以神亦終乎尽已。但其德之大小為異。故始祖開國之規模、必与其國相終始、而其祭亦与其國相終始也。如吾夫子精神存乎六經、則万古不磨滅。故万古祭焉。

一 鬼神周流乎天地之間焉。其功用大矣哉。但不能無過不及之差矣。故災孽生焉。人能裁成輔相之、而鬼神之功用、於是乎始全矣。故曰、人者神之主。

一 聖人之術、可謂巧矣。凡人之情、臨敵易怯。故金鼓以持其勇而弗衰。不則何能保於數百

步之外哉。居喪易荒。故哭踊以持其哀而弗衰。不則何能保於三年之久哉。風俗易薄。故礼樂以持其厚而不衰。不則何能保於五百年之久哉。聖人之為教、無往而非是物。人巧極而奪天工者、唯聖人可以当之。若夫申韓、豈足以稱乎。

一 五百年而必有聖人出焉。亦謂五百年之外、氣運既變、則前世礼樂不復為用。故必有制作之者出矣。自然之理也。

一 国脈之長短、人力之所為也。風俗者元氣之徵也。風俗厚則国運長。然所以培元氣者、必在礼樂。

一大哉習乎。人之勝天者是已。其在天下国家。謂之風俗。其在一身、謂之氣象。故善觀乎天下国家者、必於風俗。善觀乎人者、必於氣象。礼樂以為教、則風俗厚而氣象盛矣。聖人之所以勝天者是已。

一 風俗者合億兆而一之者也。人之全力也。五尺之身、何以能參天地乎。雖聖人亦然。必也合億兆而後人之力全矣。故聖人之治天下也、必在風俗上而存焉。仁之極也。

一時至矣。当文以開之。故古昔十有五入大学。輓近世、開以勢利。智巧是以盛矣。聖人則範以礼樂。故人皆生正智。若世運亦然。礼樂亡而聖人不生。謂天地老故不生者、不學之過也。

一 古曰、三公之職、變理陰陽。此其作用、在風俗上而存焉。夫指揮乎數十百年之前、而欲左則左矣。欲右則右矣。非王佐之才則不能也。古謂之三公之職。亦必有所事焉。不知者則徒謂德感也。無德則固所不能。雖然徒謂德而已、則茅山道士瞑目持呪、亦為不遠也。

一 論治道者、不言風俗。論治術者、不謂礼樂。皆霸術耳。

一 非聖人之道者邪道也。學者猶或知之。非聖人之法者邪法也。知者鮮矣。亦由世鮮大心者也。

一 井田封建者、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大法也。故以封建為非者、非聖人之徒也。非封建、則仁不浹於天下。

一 仁齋謂孟子一生事業、備於梁惠王一篇。無復餘蘊。可謂通儒之見也。雖然道則未之識焉。

一 井田不可復者、礼樂亡故也。礼樂亡而風俗遽變。風俗遽變、則知巧日盛、奢侈日長。於是無用之長物、逼塞於天地間矣。十一稅安得而足。

一 藤子由以為、周之諸侯、皆從洪荒所有、聖人不得已而存之。漢大封諸王、不旋踵皆亡。此与其民恩情無所素結故也。故封建不可復。此等議論、皆不識道者之言也。漢有如黃龔卓魯者。豈非有功德於民者乎。仮以年歲、則恩情結而不可解。因以封之、豈不可復焉。封建一壞、民無所統屬、天下煥焉無恩。夷狄之入中国、為是故也。但後世、天下之民稍有才謂者、皆欲為宰相。此封建之所以不可復也。

一 仁齋以肉刑為非。而謂漢文帝得聖人之心、而極非訾程朱。然由杖笞而直至斬絞。謂之有次第輕重可乎。与其視殺人如斬艸菅。就若禿踊者貴。要之人命之重於四体也。但人情安於習。故在今世則難遽復耳。

一 被毆則死之、犯首則死之、被罵則死之、被謂怯則死之。此方士君子之俗為然也。而此豈理乎。然人不以為可怪者、安於習也。故人能習乎礼樂若斯、則天下不足治焉。故吾觀於此方士君子之俗、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。

一 有谷一齋先生者。方 憲廟之初上封事。而沮格不用焉。予得其藁而讀之。其中有遷都事。故予以此而識其學不為無所見也。方今之世、能為斯舉、亦難其人矣哉。

一 陽無補法。丹溪之特見也。但立論未精、立力未粹已。人身之陽神也。陰形也。神者非藥物之所能補也。陽喜通暢、陰喜補塞。故凡言補者皆補陰也。桂附之所補、皆陰中之陽也。陽虛而桂附之力不及者、皆由其陰先虧故也。是雖方技鄙事、亦有闕乎陰陽造化之理也。

一 政曰大体、學曰大意。

一 所說皆中華書、故識中華此方異同處。是此方學者第一要務也。